

岭上多白云

李志军

在高山上晒白云

一朵杏花扑簌落下，在风中翻了几个身，回望曾依偎过的枝头，决然分离，像高空蹦极一样，舍身一跃。

我坐在高山上的小院内，目睹这朵杏花悠悠坠入山涧，碰到水面时，好象砰地响起一个重音符。溪水像首乐曲缓缓流淌着，两边崖壁青黑泛光，菖蒲葳蕤昌盛。有几条小鱼在水中嬉戏，身体透明如水，仿佛看到内脏。对面的山坳散落着几户民居，依山就势，或藏或露，一条如绢的白云缠在山间，似毛笔随意一拖，仙气跃然纸上。

身后民居是友人从村民手中租的，一栋闲置的老房子，人字顶，阁楼式，冬暖夏凉。接手后，他将里面翻了新，装修了卫生间，还配了宾馆的那种木式大浴盆。房子外观保留了木格窗子和带铜锁的大门，只是在门楣上挂了块牌子，上书“坐忘居”。

厅堂内摆着仿古的楠木桌椅，一套考究的茶具，来客时，用紫砂壶泡上亲手从山上采制的茶叶，香气缭绕，边品茶，边品门外的山水风月。

厨房的柴火灶上，系着围裙的友人，正用心烹饪一道道菜肴。在我眼里他是个顶级美食家。就地取材制作的珍山珍野味，都是让人不忍下箸的艺术品。

一九八二年，余时年十六，入桐城师范读书，因得识吾师潘忠荣先生，始知世上有“学问”二字。二〇〇一年，先生卜居林庄，适与余为邻，余因复得闻先生之警欬，是以先生弟子辈中，余侍先生为最久，而得先生教诲者亦良多。今岁立冬，先生晋八秩矣，余乃不揣浅陋，撷拾先生及文友轶事若干，或文或白，连缀成篇，以博先生一笑也。

一

少年时代就读于桐城师范，老师中多博学鸿儒，而以潘忠荣先生讲课最受学生欢迎。毕业典礼，上台发言之领导皆正襟危坐海汝谆谆，潘师上台时，独无讲稿，鼓励学生要深研教材而勿流于形式，先生神采飞扬而口若悬河，兴致浓时，忽出惊人之言：“我认为，不写备课笔记的老师才是好老师。”台下数百弟子从未闻此离经叛道之言，一时皆面面相觑，忽而爆发出雷鸣般掌声……倏忽四十年过去，而此情此景恍如昨天。

二

桐邑治文史者，多尊地方志办公室老主任潘忠荣先生、博物馆老馆长张泽国先生为师，舒林凡遇古籍疑难处，常请教潘师，遇古迹不晓处，则常请教老馆长。吾同学某君则独持异见，而语于余曰：“汝治桐城文史，慎勿听潘忠荣、张泽国之言。”吾知之，他要我听东门街上老奶奶的。此君以为，桐城近世名人，首推老桐中绘画老师赵一尘（1910—1977），又尝撰文考证方以智、姚鼐皆诞于桐城东门老街之大常家弄，盖赵一尘真生于大

他常在朋友圈分享味蕾上的美妙感受，“如果说香椿芽是春日限量版的奢侈美味，那么马兰便是江南的春饌雅味，焯水后与香干凉拌，这碟江南春天的经典冷盘，其清新微苦的口感，仿佛将江南烟雨和愁思皆凝于舌尖，拂之不去。”

听听，居然吃出了风情，吃出了愁意。我经不住舌尖诱惑，常上山来打牙祭。

他也喜欢分享在高山上拍摄的云，黎明的绛云，黄昏的浮云，晴天的白云，雨季的阴云。

上山前，友人是某上市公司老总，繁华落尽，为避城市喧嚣、世事烦扰，四方寻找安静养心之地，最后选择栖身此处，一个名叫高山的高山。

闲居高山上，他自称“我的小山村”，每天不是晒美食，便是晒白云。

误入白云村

野游时迷了路，误入白云村。

细雨绵绵，山路上的青石板打了雨丝，锃亮照人，像一面面青铜古镜。行至半山腰，遇一苍然古亭，全是青石条砌就，上有斑斑驳驳大字——洗心阁。“洗心”二字，令我的心动了一下。

翻过山，豁然开朗，一片村舍掩映在雨中桃花里，大团大团的粉红晕染着黑瓦白墙，如一朵朵红云笼罩

着。几缕蓝黝黝炊烟袅袅婷婷，和着一两声嘹亮的鸡鸣，虽已近晌午，村庄仿佛才从睡梦中醒来。

进了村，门口倦伏如睡的狗，见了生人只是赖赖地眨了一下眼。村民从门内伸头张望，露出一脸清澈笑容。

在巷弄内七转八转、左拐右拐，发觉这里保存着清一色老宅，家家雕梁画栋、曲径通幽，似乎全村能从第一家前门进，从最后一家后出门。户户拥有一个宽大透气的天井，占着一方天空，有燕子衔着春泥飞进飞出，身形轻捷，呢喃细语。

满村桃花夭夭，或疏影横斜在粉壁间，或顾影自怜在古井旁，或从马头墙内遥遥探出，或胭脂飘零在水渠里……我们身上也沾了些被雨打湿的花瓣。

经过一座古气祠堂，高敞厅堂内，硕大柱子间，一位面若桃花的年轻女老师，正手捧书本，一板一眼地领着几个学生念：“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，只在此山中、云深不知处。”我一下发了呆，杵在那里，像根木棍。

我想在这里当个老师。有人说。当个村民也行。有人说。

雨止了，村庄上空有朵白云，来时望着我们，走时也望着我们。

想在白云寺住一夜

去白云寺时，不见一个香客和游人，方丈也云游在外，只有一个当地居士留守。他在山门前的松树下站着，双手合十，松针间的零碎阳光，洒落在他朴实的笑容上。

他虔诚地引领我们看佛堂，看禅房，看他种的绿油油菜地，还有一口长满青苔的古井。

我问他，会寂寞吗？居士笑答，

难得清静。并用手指指佛像，指指树上清脆的鸟鸣，补充道，不寂寞。

不少古庙名刹，现在难觅清静了，有的虽位于高山之上，仍有众多游人香客慕名而来，钟磬声掺杂着叫卖声，香火味裹挟着商业气息。这个白云寺，不为人所知，反而拥有一种难得的禅家之幽。

寺庙不大，占地不到一亩，四周绿树环抱、翠竹簇拥，远处群山绵绵，白云悠悠，有潺潺溪水隐于林间，只闻其声。

如果夜宿禅房，月亮从山巅升起时，惊起一群山鸟扑哧扑哧掠过庙宇。移步院内，山风微拂，竹影摇曳生姿，重重叠叠、虚虚实实，和着自己的身影，在地上写意出一幅幅黑白水墨画。看看竹影扫阶尘不动、看看月穿潭底水无痕，一夜无梦后，也许会让人开悟澄澈不少。

在庙内吃斋饭时，居士连连合掌歉意笑道，粗茶淡饭，粗茶淡饭哦。菜是刚从地里摘回的，用山泉水洗净，用菜籽油滚了下热锅，萝卜白菜茄子黄瓜，蒸了一盘带着土腥气的红薯，简素清淡。

临走出了庙门，不禁回头再望了一眼，看到门两边挂有一幅对联，上书：“殿前无灯凭月照，山门不闭待云封。”



文都文人轶事

舒林



水边 潘晓平 摄

常家弄也。吾友李东屡面斥其非，卒不寤，余乃戏题打油诗一首以晒之：“桐城文章甲天下，东门老街甲桐城。若问老街谁最能，大常家弄起一尘。”然赵一尘怀其才而不遇其时，实有可哀矜者，邑人金永辉悲其生逢乱世命途多舛，乃稽考其生平而为之传。

三

老桐城世家大族常互通婚姻，是以先贤之中多姻亲关系，如张文端公（英）之姑母，为潘木厓（江）先生之外祖母，则文端实木厓表叔也。然木厓长文端一十八岁，文端少时，常从木厓游，得其教益者良多，后文端入翰

林，与同邑姚端恪公（文然）三荐木厓于当朝，然木厓守高节不仕，令文端终身引以为憾事。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，木厓筑别业于龙眠山麓，文端亲书“河墅”二字自京中寄回，悬诸木厓先生之门楣。吾师潘公忠荣，木厓之族裔也，而老馆长

张公泽国，文端十一世孙也。二〇〇一年，潘师构屋于林庄，老馆长亦书“墅叢”二字以赠之，今潘师居所门额之上，即老馆长手迹也。两姓情谊，历三百余年而不衰，此佳话诚足以传之后世也。

四

桐人皆知老馆长性严正刚毅，不畏强权，然其燕居之时，侃侃如也，而雅好戏谑。尝自称“扯匠”，筵席之上，妙语连珠，常令满室风生，举座为之倾倒。潘师退休之后，肆力于经史而成果益丰，桐邑好文史者无少长皆师事之，地方文旅凡有所举，亦往往先

询之于先生。老馆长乃以一歇后语形容之：潘老是大棚里的西瓜——四季红。潘师性故偶佻，不拘细节，嗜烟酒，亦颇喜麻将，然禁牌友大赌，略带彩头而已。老馆长又自创一歇后语以戏之：潘老是吃喝小赌抽——漏瓢（嫖），潘师闻之亦大噱。漏瓢者，昔时居民恒以葫芦为水瓢，日久则瓢生裂纹，遂为漏瓢。窃以为老馆长之不说相声，诚姜昆、冯巩辈之大幸也。

五

桐城文化圈有“三国两荣”之说：“三国”者，张泽国、李国春、周国亮也；“两荣”者，潘忠荣、汪茂荣也。潘老与泽老为桐城耆宿，国春先生与茂荣先生尤擅古诗文，周兄精书法及篆刻——“三国两荣”语出作家章阳《在三国两荣朋友圈里如坐春风》一文，五人虽各擅其美，而皆有名士风，宜乎章君并五人而称之也。

六

潘师博闻强识，至老不衰。去年某日，与二三同学陪先生小酌，酒酣耳热之际，遂忘师生之礼，一同学与先生打赌，要先生背诵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一字不错则学生罚酒一杯，错一字则先生自罚一杯。另一同学打开手机搜出原诗作裁判。先生已微醺，乃朗声背诵：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……”一气呵成，略无停歇，诵毕，作仲裁同学曰：“错了一字。”先生问何字，答曰：“‘江月年年望相似’，您老人家背成‘江月年年只相似’。”先生笑道：“没错，此版本差异也。”输入百度一查，果然。